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石评梅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林离 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石评梅散文

林 离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评梅散文/林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43-2746-8

I. 石…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857 号

石 评 梅 散 文

林 离 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75 印张 365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7.20 元

ISBN 7-5043-2746-8/I · 365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

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谢大光
(按姓氏笔划为序)

常务编委 张品兴

序 言

当我们被万丈红尘裹挟着游移沉浮时，当我们因奔波劳碌无暇照拂心灵的家园时，我们不妨驻足小憩，读一读石评梅的散文。这是一脉蕴含着空谷幽兰气息的冷冷清泉，是一阵飘荡着寒冽梅香的丝丝花雨。

一袭白衫黑裙，一弯齐耳短发，一枚象牙戒指，石评梅从古典的书香墨韵中款款走出，又在现代新文学的潮起潮落时悄然逝去，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对她依旧情有独钟，难以忘怀。这也许是因为她才华横溢，秀外慧中；也许是因为她命运多舛，红颜薄命；也许更是因为她那场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

石评梅（1902—1928）本名汝璧，乳名心珠，笔名评梅、波微、漱雪、冰华等等，山西省平定县人。父亲石铭（又名鼎丞）为清末举人，其渊博的学识使石评梅自幼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获得了较为深厚的国学修养；其开明的思想则使石评梅从小便在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中成长，个性和才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无论石评梅在太原师范附属小学，还是

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一直都成绩优异，并且在文学、书画、音乐等方面尤为出类拔萃。

1919年，十七岁的石评梅告别故乡，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起初她本拟报考国文系，后因当年该系不招生，遂改考体育系。在北京的求学生活是她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五四”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浪潮，带来了石评梅昔日生活的山城不曾有过的自由空气，她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并吸收其精神滋养，并很快转向新文学的创作，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所当时全国最高的女子学府中，她还结识了庐隐、陆晶清等人。她们在文学上互相切磋，彼此唱和，在生活中相啁以湿，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那段既浪漫多彩又多愁善感的青春花季。

求学期间的初恋失败给基本上在顺境中长大的石评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打击、难以平复的创痛。她曾这样描述失恋后的自己：“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现在呢，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蜷伏着呻吟的病人。”（《天辛》）为了表示与人世间虚伪与欺诈的决绝，也由于对感情世界的迷惘，孤高的石评梅从此抱定了独身主义的生活信条。这一信条使她后来的感情世界充满矛盾，其笔下的文字也开始流露出无法排遣的伤感和悲苦。这种矛盾心理最终导致了她与高君宇的爱情悲剧。

1923年，二十一岁的石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并兼任体育、国文两科的教员。毕业前夕，在留京山西同乡会上，她结识了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并任北京大学助教的同乡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山西省静乐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共北方区机关刊物《政治生

活》的编辑，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当时的石评梅还不能完全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却被他那改造世界的精神及稳健热忱的风格所吸引。两颗年轻的心互相倾慕，彼此相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无数次地留下了他们相随相伴的翩翩身影。但是，由于此时的石评梅尚未完全走出初恋失败的阴影，最终还是退还了高君宇示爱的红叶，拒绝了他对自己的爱情，即使后来他与家乡的包办妻子离婚后她仍不改初衷。她的这一选择使两人都陷于痛苦之中，并在痛苦中保持着“冰雪友谊”。1924年，高君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领导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后随孙中山北上商议国是。1925年初，出席了孙中山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积劳成疾，他肺病发作，后又猝发急性盲肠炎，3月5日，病逝于北京。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的一生涂上了最为沉郁惨烈的一笔，压抑许久的真挚感情终于倾泻而出，她开始正视自己对高君宇的爱情，但一切都为时太晚。长歌当哭，她只能如杜鹃啼血一般以苦涩的泪水祭奠逝去的亡灵，以淋漓的笔墨倾诉无尽的相思。

石评梅曾说过：“我是信仰恋爱专一有永久性的，我是愿意在一个杯里沉醉或一个梦里不醒的人。”（《再读〈兰生弟的日记〉》）因此高君宇的去世虽使她在一个时期内万念俱灰，但与此同时，高君宇的生命与爱情在她心中却获得了永生。她在追忆过去、反省自我的过程中日渐把自己从一己之悲欢转向社会大众，对高君宇生前从事的工作表现出更多的理解。遗憾的是，恰在此时，1928年10月30日，年仅二十六岁的石评梅因脑膜炎医治无效，匆匆告别了这个令她诅咒和留恋的世界。

石评梅的早逝震动了北京的文学界和教育界。为其料理后事的友人将她掩埋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在这个“寥阔而且凄静，萧森而且清爽”（《母亲》）的地方，她终于实现了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住，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英灵

早逝，芳魂相随，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生死恋情谱写出一曲感人肺腑的爱情绝唱。“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在照片上的几句话，也是高君宇死后石评梅亲手为他书写的碑文内容，而这又何尝不是两人生命与爱情的真实写照呢？

二

石评梅是“五四”运动之后最早登上文坛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一生虽然极其短暂，却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散文、诗歌、小说，另外对剧本、评论的写作也有所尝试。作为当时一位享誉文坛的“才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散文方面。石评梅去世后，其好友庐隐、陆晶清曾把她的散文编辑整理成《涛语》和《偶然草》两个集子出版，另外她还有少数散文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这些散文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吸引和感动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文如其人。以抒情为主的石评梅的散文正是她个人世界的感性显现。可以说，她的散文就是她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零余者”形象。这一文学现象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所谓“零余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多来自于旧式的家庭和社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后来又接受了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但是，虽然他们对现实不满，却由于形单影只，个人力量过于微弱，或懦弱优柔，欲振乏力，性格缺陷难以克服，最终都无力改变现实，无法找到出路。于是，既孤高又怯懦的他们都难以自拔地陷入矛盾和苦闷之中，产生了人生的失败感和幻灭感。他们只能或在醉酒放歌中排遣忧愤，或在男女情爱中寻求慰藉，或在自然山

水中安妥灵魂，或在文学写作中寄托情感……这样，他们就成为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自我疏离于社会人群之外的个体存在。对于社会主流力量来说，他们就是孤僻乖张的“多余的人”。他们最先觉醒，最终却无法成为反戈一击的勇者斗士。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零余者”形象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形象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点早已被研究者注意到。但是，由于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形象集中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论及中国的“零余者”形象，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停留在现代小说创作中，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等。其实，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零余者”不可能仅仅存在和反映在文学的某一具体形态体裁中，除小说外，在散文、戏剧等艺术形式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由于其表现方式不尽等同于小说人物形象，往往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罢了。而反映“零余者”形象的现代散文，早期的当推石评梅的创作。

石评梅散文中的抒情主人公正是石评梅本人的写照。年轻的石评梅是带着许多“可念可爱的梦”走入社会的，而且，“我是为了追求这些梦生，为了追求这些梦死的人，我自然永忆此梦而终。”（《低头怅望水中月》）这些梦既有关人生，更有关爱情。但是，她虽然希望“世界是永远和爱，人和人，物和物都不要相残杀相践踏，众欺寡，强凌弱”（《梦呓》），最终却发现“这世界，四处都是荆棘，四处都是刀兵，四处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四处都洒滴着血和泪的遗痕”（《绒情寄向黄泉》）。社会只是“虚伪的窝藏和趣剧表演的舞台而已”（《蕙娟的一封信》）。由于她认识到当时执政者的昏聩暴戾，教育界的腐朽黑暗，再加上她个人生活的不幸，敏感纤弱的她最终只能整日沉浸于愁城恨海之中。虽然她也向往成为一名“戴上银盔，骑上骏马，驰骋于高爽的秋郊，马前有献花的村女，四周有致敬的农夫”（《玉薇》）的沙场英雄，最终却只能无奈地感叹“多少花蕾似的希望都被揉碎了。落叶般的命运只好让秋风

任意的飘泊吹散吧！”（《偶然草》）

石评梅自幼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熏染，后来又受到了叔本华视人生为苦海的哲学影响，它们使石评梅在理想破灭后陷入了消极与达观相互交替的矛盾之中：“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之于空寂。因为空寂是永久不变的，永久可以在幻望中安慰你自己的。”（《给庐隐》）感叹“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情忘便是禅”（《父亲的绳衣》）。于是，她想到了逃避，“常想钻在象牙塔里，不要伸出头来，安稳甘甜的做那痴迷恍惚的梦”（《无穷红艳烟尘里》）。她转而与自然相亲，在自然的怀抱里平息内心的累累创痛。她“常想到海角天涯去，寻访古刹松林，清泉幽岩，和些渔父牧童谈谈心；我不需要人间充塞满的这些物质供养我的心身。”（《花神殿的一夜》）这样的结果正如她所感慨的那样：“我是家庭社会中的闲散人”（《爆竹声中的除夕》），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将自己放逐于社会现实之外。

石评梅的苦闷在当时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与其说这是她个人的心理，勿宁说这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五四”运动拉开了倡导科学民主、呼唤思想解放的序幕，但传统的旧势力依旧根深蒂固。一批被“五四”精神唤醒的年轻人渴望自由明朗的天空，却无力冲破黎明前的漫漫黑暗。在愤激与绝望中，有些人拿起笔来，在文字间倾诉一腔幽怨，万般哀愁。这样，在“五四”运动后的文坛上，便出现了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浪漫色彩的文学潮流，石评梅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只是由于石评梅特有的敏感细腻、柔婉多情，她笔下的感伤情调较之他人，更为浓郁，更为哀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石评梅的散文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其价值，不仅由于她写出了当时青年的苦闷彷徨，而且更在于她以孤傲不屈的性格，苦苦求索青年的出路和方向，这使她的散文较之当时许多一味浅斟低唱、顾影自怜的感伤之作更为清醒

和深沉。她的挚友、女作家庐隐在《石评梅略传》里曾把她一生的创作和思想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诗歌《梅寮漫歌》为代表，反映的是一个尚未涉世的单纯的女学生眼里学校与家庭单调的生活，“她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比较地浅薄”，“还不曾了解什么是人生，就感情也是一种浮浅的热情。”第二个时期以散文《涛语》和《心海》为代表，此时她对社会人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因为她的遭逢太驳杂，所以形成她一种悲哀的人生观。因之她赞美死，她诅咒生。同时她的理智，和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第三个时期以小说《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此时“她的思想，是由悲哀中找到出路了”。“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庐隐这一分析无疑相当精当地概括总结了石评梅一生的创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认识石评梅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作家不同的思想感情很难由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明确分流的，具体来说，石评梅最有成就的散文创作实际上就跨越了第二、第三两个时期。浓厚的感伤色彩构成了石评梅散文的基调；这在她于高君宇去世前后创作的大量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与此同时，她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努力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在她去世前的几年里，她深埋起个人的哀痛，思想日渐成熟起来。这不仅表现在她关注社会，抨击暴政，化一腔幽怨为凛凛剑气，更表现在她对爱情乃至对人生的认识更为理性，更为深刻。她清醒地看到：“悲愁乞怜，呻吟求情，岂是我们知识阶级的女子所应为？我们只有焚毁着自己的身体，当后来者光明的火炬！如有一星火花能照耀一块天地时，我们也应努力去工作去寻觅！”（《爆竹声中的除夕》）在高君宇去世一年后，她更明确地表示：“我已不是从前呜咽哀号，颓丧消沉的我，我是沉默深刻，容忍涵蓄一切人间的哀痛，而努力去寻求生命的真确的战士。”（《缄情寄向黄泉》）

正因如此，石评梅散文中的抒情主人公以“零余者”的形

象走上文坛，最终经过痛苦的挣扎与求索，如凤凰涅槃一样告别了这一形象，成为一名如鲁迅先生所称道的敢于直面惨痛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勇士”。这是石评梅的可贵之处，更是其散文的价值所在。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石评梅的散文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几十年来，她的散文如同山间的清幽小溪一般，虽不曾有江河的汹涌怒涛，也不曾有海洋的博大恢宏，但是，任天高云淡，月明风清，总能得到低吟的松涛和柔婉的鸟鸣的隐隐和声。

石评梅曾说过，希望自己的生命“建在美的、冷的、静的基础上”（《我只合独葬荒丘》），这是她对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的描述，更是她实际的艺术境界的写照，其间体现出浓郁的古典审美趣味。对这一趣味的偏爱，是她个人的性格所致，更是她自幼受到的古典文学熏染的结果。石评梅生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新旧社会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她的思想意识在努力地走向现代，但审美情趣仍停留在古典美学的袅袅余韵中。中国古人在执著于生命的圆满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求缺”心理的崇尚。“求缺”心理之所以形成，既有辩证的哲学为基础，又有人世的沧桑作证明。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积淀为一种美学追求。经历了人生悲观后的石评梅对此心有戚戚，曾说：“我常想只有缺陷才能构成理想中圆满的希望，只有缺陷才能感到人生旅途中追求的兴味。”（《再读〈兰生弟的日记〉》）正因如此，她不仅在美学理论上对二十年代流行于中国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以缺陷为美的思想深表赞同，而且在实际创作中对个人生活的不幸境遇时常流露出某种令今天的读者

难以置信的陶醉。例如，当友人称颂她与高君宇的故事“是一首极美的诗”时，她明确表示：“这首极美的诗我是由理想实现了！我很喜欢！谁有我这样伟大，能做这样比但丁《神曲》还要凄艳的诗！我是很自豪呢！”（《致李惠年》）这样的美学思想反映在创作中，便是她的散文多以如诗如画的美丽文笔，曲折动人地写出一腔哀痛，万种柔情，并勾染出清幽静美的艺术氛围。总之，以古雅之笔写冷艳文章，是石评梅散文的最大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诗为文。诗贵蕴藉，贵意境，贵情致，这是中国古典诗论的中心内容，也是后世论及古雅格调时的基本标准。石评梅自幼饱读诗书，古典诗词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她的散文常常运用诗的语言，营造诗的意境。且不必说她的散文中常有化用古人诗句的文字和意象，例如“我只愿今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假如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窥我，又哪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母亲》）就是由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化生而来；她的散文更多是对古诗离形得似、得意忘言式的借鉴吸收。其代表作之一的《墓畔哀歌》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文中荡漾着极其浓郁的古典诗词的流风遗韵，如“披上那件绣着蛱蝶的衣裳，姗姗地走到尘网封锁的妆台旁。呵！明镜里照见我憔悴的枯颜，像一朵颤动在风雨中苍白凋零的梨花。”等等，读之使人怦然心动，不忍释卷。这篇写于1927年清明节陶然亭的《墓畔哀歌》是为悼念高君宇而作，全文共分九节，在感情表达方面，浓烈饱满，一唱三叹，或直抒胸臆，或托物寄情，皆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语言文字方面，藻饰精美，音韵流转，称得上是言情而绮靡，体物而浏亮。

其次，以画为文。中国古代文人历来推崇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艺术境界，能文善绘的石评梅在散文创作中亦是如此。她有超乎常人的细腻敏锐的感知能力及纯熟自然的表达能力。正如她所说：“无论大小事只要触着我，常使我全身震撼！”（《梦呓》）人世的风景，自然的万物，经过她的点染，或喜或悲，无不气势逼人，生动如画。她笔下的写景文字尤其如此。面对当时的现实，她洁身自好，时时向往远离红尘浊世的生活。她发现，“在这烦恼嚣杂的社会里，不亲近人是躲避是非的妙法。”（《心之波》）“惟自然可美化一切，可净化一切”（《烟霞余影》）。因此，自然景物常常成为她的情感寄托，她笔下的景物也就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或柔美清新，或疏淡凄冷，皆随她的心情而流转。例如，她曾这样描写落日的光辉：“那傍晚的云霞飘坠在楼下，青黄相间，迎风摇曳的梧桐树上——很美丽的闪烁；犹如一阵淡红蔷薇花片的微雨，遍染了深秋梧叶。”（《心之波》）又曾这样描绘山中的雨景：“雨珠也解人意，只像沙霰一般落着，湿了的是崎岖不平的青石山路。半山岭的桃花正开着，一堆一堆远望去像青空中叠浮的桃色云；又像一个翠玉的篮儿里，满盛着红白的花。烟雾迷漫中，似一幅粉纱，轻轻地笼罩了青翠的山峰和卧崖。”（《烟霞余影》）此情此景，真可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应如是。这是写风景，更是写心情。以画为文的特点在抒发哀婉惆怅的情怀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我望着两行枯柳夹着冰雪罩了护城河。这地方只缺少一个月亮，或者一颗落日便是一幅疏林寒雪。”（《我只合独葬荒丘》）寥寥几笔，一股萧瑟凄清之气便扑面而来。古人常以“疏林寒雪”为题作画，而类似“枯藤老树昏鸦”的意象也常常在石评梅的散文中出现。通过这种枯瘦冷涩的笔风，她的哀愁心绪和审美情趣天衣无缝般地契合相应。总之，石评梅在散文中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通过情景交融的画境营造，以有形之笔墨抒写无尽之情怀，最终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深切的审美感动。

四

石评梅离开我们已近七十年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斗转星移，风云变幻，人们对石评梅的认识和评价也几经波折，几番变化。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泛滥，石评梅曾被一些人简单粗暴地斥为“小资情调”、“颓废主义”，甚至连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的她与高君宇的坟墓也遭到了人为的严重毁坏。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上很少提及她的名字，年轻的一代至多仅能粗略了解她与高君宇的爱情故事，对她的文学成就则几乎一无所知。八十年代以来，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尤其是《石评梅作品集》（杨扬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和《石评梅选集》（屈毓秀、尤敏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的出版，使今天的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石评梅小说、诗歌、散文等各体作品的艺术风貌，并通过这些作品对其思想感情有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认识；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评传》（柯兴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华艺出版社1992年2月修订再版）则使人们对石评梅的生平经历有了更为感性的理解。

石评梅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散文创作方面，而以抒情为主的石评梅的散文又是读者洞析这位“风流才女”内心世界最为直接的窗口。所以，我们在此特将石评梅一生中创作于各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搜集而成《石评梅散文》，奉献给读者。在编选中我们根据创作内容的不同，将其散文分为主题各有侧重的七个部分即七卷，各卷都择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散文篇名为题，并尽量根据创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各篇文章，以便读者既可领略到其散文创作的整体风貌，又能较为系统、细致地体味其散文不同侧面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卷一《烟霞余影》部

分皆为游记，其中《模糊的余影》是作者1923年沿京汉铁路旅行考察后撰写的一组文章，兼及山水风光、人文景观，文笔自然流畅，于不经意间充分展示了这位才女作家的情致和才华，在现代早期游记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如果说此时她还是以纯净明朗的目光较为客观地看待世界的话，那么在后来创作游记《烟霞余影》时则更多地投入了她忧郁多感的主观色彩。这前后不同的两种文风也许正是作者前后不同时期心境的写照。卷二《归来》部分以抒发亲情为主，在浓郁的民情民风背景下，既写出了久别重聚的天伦之乐，也写出了飘泊异地的思乡情怀，表达出天涯孤鸿对故乡亲人的深切眷恋。卷三《偶然草》部分以表现友情为主，这部分作品在她所有的散文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与友人酒杯伴诗集的浪漫风雅，流水送落花的青春叹惋，凝眸微笑间的心心相印，凄风苦雨中的相携相伴。它们从不同角度真切地反映了石评梅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卷四《墓畔哀歌》部分记录了作者与高君宇的感情历程，大多数是高君宇去世后的追忆文章。其哀婉凄艳的散文风格在此表现得最为突出。卷五《心之波》部分为杂感，多为内心独白式的文章，其情绪或激昂、或感伤，读者从中可细致入微地看到作者心海中的每一道波澜，意识里的每一次流动，并与此产生深深的共鸣。卷六《深夜絮语》部分以评论为主，包括时事评论和文艺评论。呼唤女界的觉醒、抨击军阀的暴政是其主要内容。卷七书信部分收录了石评梅致友人陆晶清、焦菊隐、袁君珊、李惠年的书信数封，对了解和研究石评梅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交游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七个部分外，本书在最后“附录”部分还收有庐隐在石评梅去世后不久撰写的《石评梅略传》，以及高君宇、庐隐致石评梅的书信数封，以备读者参考阅读。

半个多世纪以前，石评梅如彗星一般匆匆告别人世，给人们留下了耀眼的灿烂和无限的追思。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重

读石评梅的散文，领略她的风采，感受她的真情，品味她的孤高，探究她的矛盾，定会获得较之其同时代人更为全面的认识。更何况，古往今来，每个人都要走过年轻，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读一读石评梅这些以青春的生命挥洒而成的文章，重温一下昨天的故事，昨天的心情，我们也许会因此感到今天不再平淡，岁月并非无情。

编者

1995年6月